



四書圖說



□ 12  
3326  
1





口 12  
3326  
1

乾隆乙卯新鐫

四書圖說

序

新城王先生之於四子書也  
好學深思心在其意每有所  
得輒筆之書或自本以及末  
或由分而得合上下以錯之經  
緯以綜之為圖數百為說



數千言而自標其名曰四書圖  
說或有向於予曰千聖傳心之  
秘四子書備矣四子書言道  
之要一貫一語盡矣一貫是物  
極而至之極也是無聲無臭  
之妙也是見知聞知之實也大

學揭其全中庸舉其至論語  
孟子隨事以明理因人而立教  
是亦多矣又從而圖之說之也  
毋乃滋多乎予曰不然是固一  
貫之道也夫道不特之假之  
而宜心無可傳曰傳而見後之



上達下學缺如至欲滅見聞  
掃文字而徒求之心尚不知所  
謂貫又焉知所謂一乎是書  
出而中上之士得圖忘說下士  
由其說以求其圖亦無復空礎  
者久之而圖說可存亦不可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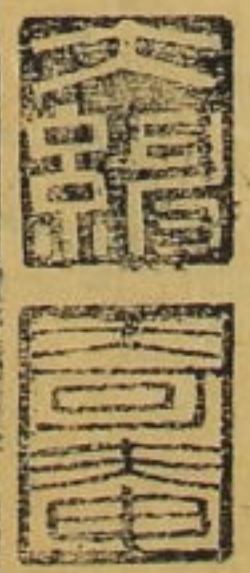
乃所謂一也是乃所謂貫也四子  
之道于醒之心又於是書見  
之矣先生名道然早歲有  
文名一舉於鄉而止名於  
圖說固未可以文士視之矣  
其得於困阨者然耶向使



先生而遇仕宦卿相紛然  
馳逐豈能有所見如此  
哉

乾隆乙巳立秋日

滇人劉天紳拜草



序

今上龍飛之歲新城王君道然  
以其經魁於鄉余時承乏  
壽張得與分校之役在闈  
中曾與其本房岳公共閱  
其卷許為天池神物膺運



而興比榻發余即調任文  
登旋陞德水復守青郡錄  
錄宦途十有餘載不獲與  
王君面歲戊辰調守沛南  
殊喜咫尺錦秋湖可以延  
與相見一傾積愫而案牘

南午未擬一樽細論日者  
君不遐棄自里中來謁執  
弟子禮甚恭余遜謝不敢  
當因引與談名理天根月  
窟窺見深微知為留心性  
命之儒不徒以文藝見工



劉序二  
者也嗣復出其所著四書  
圖說相質余循環讀之無  
非先儒宗旨并不蹈襲常  
談蓋於聖門一貫之旨已  
有理會豈佻講章爛時文  
所能髣髴哉夫士子攻苦

螢窗皆期登第膺仕為  
國家有用之材不知鵝湖之糟  
粕守溪思泉之皮毛其於  
脩己治人之大無所表見  
不綦率歸無用已乎嘗論  
真西山大學衍義一書邱



瓊山補之脩齊治平細至  
宮寺飲食覺其天理爛熟  
體用一源之妙與周禮六  
官相發明殊無學究說書  
陋習君此書居然近之矣  
曩讀君闡牘宏深雅正可

卜異日立朝梗槩今觀名  
山著述又復斐然如是則  
他年之設施康濟益知其  
決非近功淺效矣是為序  
乾隆十四年仲冬月年家  
眷弟劉元錫題於濟南



官署之敬脩堂



左圖右史古之教也先生渺慮  
殫思著為四書圖說俾學者開  
卷了然心目由淺以及深自微  
而之著天德王道無不貫串畢  
賅其有功於聖教也豈淺鮮哉  
先生固新城王氏學有淵源蔚



然儒者生於

盛世

無忝科名是書梓而行之將見  
漁洋之後著書立說克嗣徽音  
是亦藝林之佳話也夫是為序

乾隆辛亥中元日

昌國藍嘉瓚拜稿



四書圖說條記小序

道然賦性迂滯每有疑義輒日  
夜苦思不能置稍得則筆於冊  
以防遺忘庚戌春夢受四書圖  
數卷觀玩久之覺乃茫然然自  
此心境頓開時倣其意而為之  
果若神助無為解說其意一目



豁然頓覺暢快惜條記未成全  
 書且不無臆見創論故常秘不  
 敢示人特以心血所注不忍終  
 湮因取舊稿叙次後先刪補抄  
 錄如左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黃鐘月  
 桓坡居士自識

四書圖說

大學章句

濟南新城王道然著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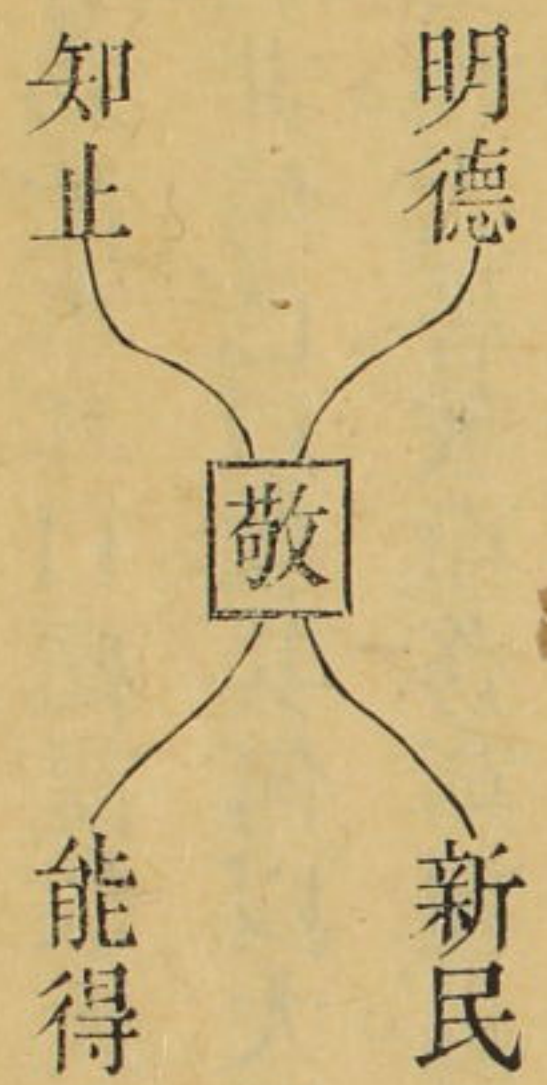
祖垣 祖魁 同校  
 祖雋

姪孫宸儼

校

甥何維綺 付梓

敬統大學綱目圖說



大學一書。三綱領。八條目。詳哉其言之矣。而要以第三傳



敬之一字。尤為本末始終內吃緊下手處。否則若干功課。皆為故事耳。曰顧諟敬天也。曰作新敬民也。曰恂慄敬止也。非脩己以敬。其何以大畏民志哉。格物致知。以求至乎其極。大居敬而務窮理也。誠意慎獨。以指視之嚴。而致其敬也。正其心。敬以直內也。脩其身。敬用五事也。齊家治國。誠求必中。惟主敬乃以行恕也。絜矩以平天下。凜然於得失之幾。而以先慎乎德者。知好惡之不可以不慎。敬所以為天德王道之本也。故愚特提敬字為全部統宗云。

定

慮得粘連緊切圖說

知止  
 靜  
 安  
 慮  
 得

此節以知止能得為主。定靜安慮皆夾縫中。知得相因之妙耳。然細按之。定靜安合下。即在知止中。而慮則已入得字界內矣。誠意章謹之於獨。以審其幾。正脩章審察此心之存否。脩齊章好知惡。惡知美而加察焉。齊治章心誠求之。識其端而推廣之。治平章絜矩之道。推以度物。皆所謂慮也。慮謂處事精詳。處者安排處置之處。即書所云慮善以動也。意匠慘淡經營中。其在斯乎。故慮得粘連處尤為緊切。



欲脩其身者二句。○人有本無他。而動容周旋。未盡合禮者。故孟子曰。持其志。又曰。勿暴其氣。然雖氣以充體。究竟志為之師。佛家明心見性。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直體。一切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以歸真空者。固為異學。然心之不正。而遽言脩身。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又為俗學也。四肢無在中之美。顏色無近信之學。不過威儀習熟。如孔子所言之便辟耳。故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二句。○正字與偏字對。不與邪字對。心兼動靜。不與意對。分動靜則其性也。動則其情也。情以率性。意以運情。故心之由靜之動。籌畫謀為。於其間者。意也。根莖

之草為田害。欺罔之意為心害。欲不拂其情之自然。而變其性之本然。豈可得哉。譬如聽斷詞訟。而有貪賄受囑。獻諂畏偏。種種妄念夾雜。有理的反。或下其手。無理的反。或上其手。勢將大離開目了。更說甚偏合正耶。縱使仁義之良心。偶萌於平旦之清明。而旦晝所為。私意牴牾。漸且夜氣。不足以存其心矣。如何會正耶。惟是意識以後。實意為善。心便有善。實意去惡。心便無惡。心先已是好心了。特恐喜怒過當。或不中節。偏於好樂。便有該喜三分。喜到五分。處。偏於忿懣。便有該怒七分。怒到十分。處。畧一檢點。便自恰好。穩當。故曰可得而正也。不誠是私街上差了路。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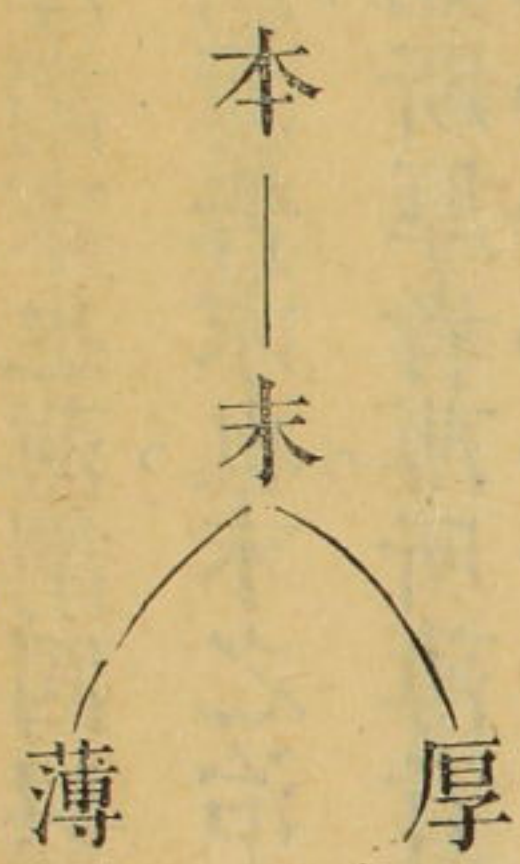


是官街上差了路。誠正有淺深次第。非徒心意有關會實理也。

欲誠其意者二句。○欲誠先致。非謂意之善惡。賴知鑑別他。朱子解格物。有曰。察之念慮之微。則分別意之善惡。乃是格物甲裏事。蓋意亦物也。察其善惡。即格也。到誠其意時。意已有善無惡矣。特怕意念不實。故要去妄求真耳。然亦非謂意之真妄。賴知鑑別他。鑑別真妄。乃審幾之功。即傳之所謂慎獨也。此誠意甲裏事。乃在意發以後。非先致之知也。先致云者。是平日於道理講究明白耳。人若心不明。白發念必錯。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者多矣。意先不是。

好意更說甚誠不誠耶。縱使要誠。亦不過如尾生之信。召忽之死。糊糊塗塗。瞎葬送了性命而已。諒而不貞。是涇涇之小人也。豈大學之所云誠意哉。惟平日於道理上講究得明白。則見善便知好。見惡便知惡。意發自然當理。特恐好惡不十分用力。稍有一毫欠缺分數處。故又要戒欺。求慊以誠之。然終是以識導力。擇之精。乃能守之一耳。

厚薄承頂本末圖說





厚謂家也。薄謂國與天下也。以身對言。則身為本。而所厚所薄皆末也。末之治也。先自家始。末之不治也。亦先自家始。所厚者薄。所薄者益不厚。正所謂末治者否也。而總以其本亂致之。依然脩身為本之意也。不結終始者。終始即在本末中耳。

明新兩傳溯源天命圖說



聖經示初學入德之門。故不輕言天命。然言德而不言天。

則天有顯道。厥類維彰之義不著。而所謂明心見性者。祇為異端之本心。而非吾儒之本天矣。言民而不言天。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義不著。而新法之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者。且以天變為不足畏。又豈以人言為足恤耶。故傳者釋經。而溯其源於天。明曰明命。新曰新命。而總以極字結之。極即天之太極也。所謂至善也。必至於是而不遷。則天命在我矣。

邦畿綿蠻兩所字以穆穆節作註脚圖說

惟民所止

仁敬孝慈信



知其所止

兩所止之止。即知止。止字所謂至善也。而聖人為人倫之至。故引詩就文王身上指點出上文兩所字來。所之為言。區處也。仁敬孝慈信。即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者之所當止。亦即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者之所當知也。不重文王能得止。乃是以文王立個至善標準耳。蓋仁敬等項。脩於己。則為明德之至善。及於人。則為新民之至善。此祇是解得聖經至善二字。下兩節。乃言明新之止。於是也。

緝熙敬止分體用圖說

緝熙——敬止

所止之理。原為人心之所本明。即熙之謂也。熙。即德之明也。緝熙者。不已其明也。緝熙串看。不平看。敬止亦不平對。敬即在止上見之。做得十分恰好處。是止心無一毫苟且。處即是敬。而敬止本領。全在緝熙上。緝熙者全體之昭徹。而敬止者大用之流行也。蓋不蔽其心。而因以順所固有之理也。故曰安所止也。或將緝熙敬連讀。止字單讀。是以敬為主。而緝熙之也。或將緝熙平看。以緝為誠。以熙為明。明誠為敬止之本。理皆可通。但不似大學明德宗旨耳。

緝熙——敬——止



既已緝熙。便是能止。何須中間着一敬字。須知從古無放心的聖賢。若自恃其明。謂可不敬而安所止。豈復能至善耶。引詩提此一字爲止。至善者。悚動精神。卽處事精詳之謂也。慮之所以能得也。

瑟兮僩兮者二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道學以盡其心。自脩以存其心。則心常在腔子裏。故曰恂慄小心。敬畏處處檢點。直要磨稜合縫。使無一毫罅隙滲漏之處。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非嚴密而何。常提起心來。在此使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則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矣。所謂致其精明如烈火之難犯也。非武毅而何。

瑟僩道理。卽從恂慄看出。蓋恂慄之心。嚴密而武毅也。

瑟兮僩兮者四句。○恂慄總訓戰懼。註原不分。然恂字有謹厚安貞之意。恰似冉子之坤道。所謂敬也。分配瑟字亦可。慄字有竦立振起之意。恰似顏子之乾道。所謂健也。分配間字亦可。赫喧總訓宣著盛大之貌。註原不分。然赫字之義。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氣象。分配威可畏也亦可。喧字字義。有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充實而有光輝氣象。分配儀可象也亦可。

淇澳節分配聖經明德五條目圖說

道學

卽格物致知之

自脩

卽誠意正心脩身之事



盛德

恂慄即意識心正之事威儀即身脩之事

題面是傳者釋詩。題旨却是以詩釋聖經。切磋孰如之。即聖經之所謂格物致知也。琢磨孰如之。即聖經之所謂誠意正心脩身也。瑟僩者何。即聖經之所謂意誠心正也。赫喧者何。即聖經之所謂身脩也。分配五條目。確當不易。至下節親賢樂利。即聖經齊治平三條目之事。然而難於分配矣。

淇澳節至善點睛圖說

道學

自脩

至善

恂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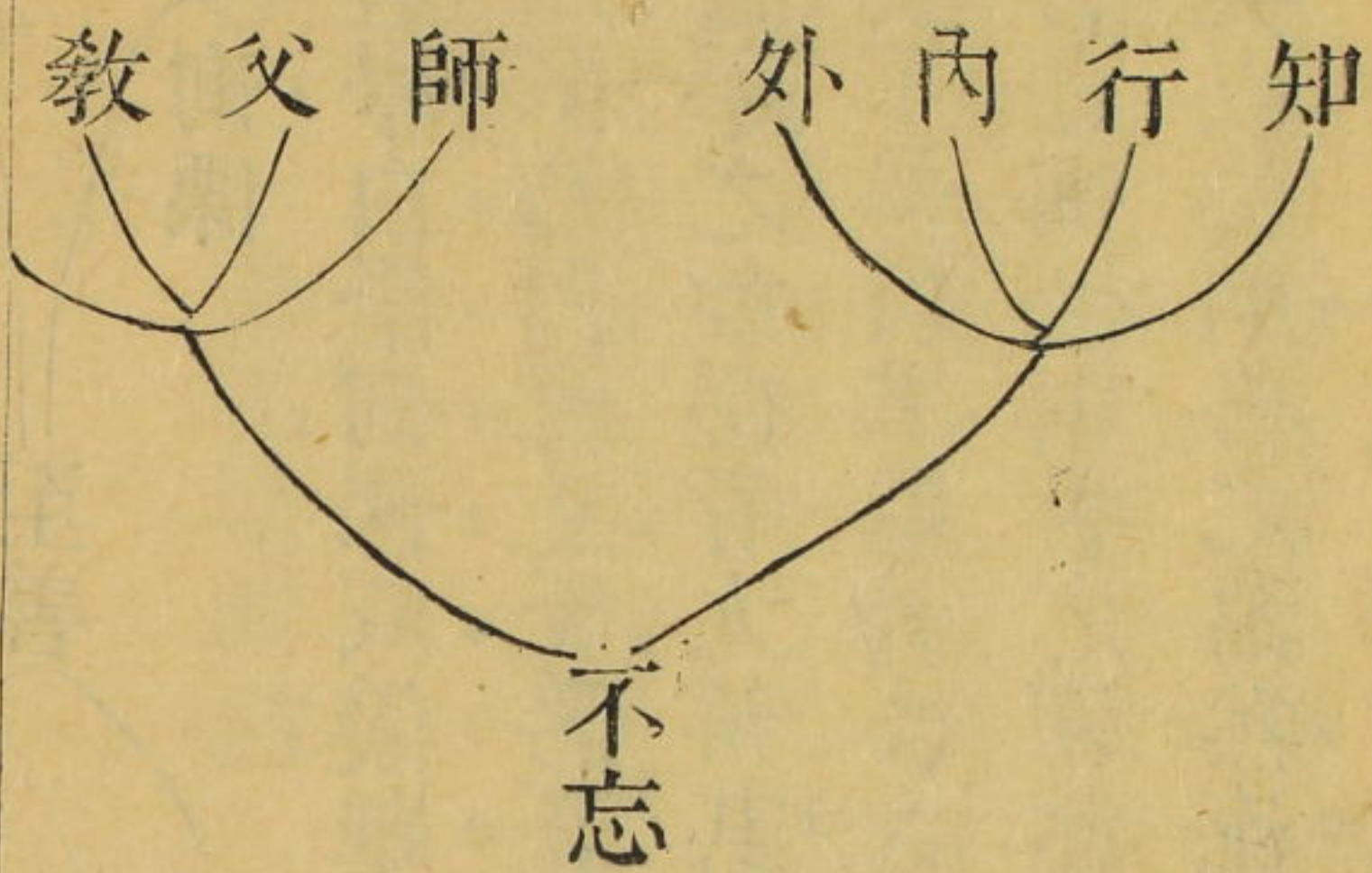
威儀

道學自脩恂慄威儀。雖分配五條目。然須一眼注定。至善二字。乃得釋止。至善正旨。學之如切者。辨其孰善孰非。善也。學之如磋者。尤辨其善之孰至孰未至也。脩之如琢者。去不善以求進於善也。脩之如磨者。尤由善以求進於至善也。恂慄則善之渾然密於無間者。有以極天下之至粹矣。威儀則善之藹然流於既溢者。有以極天下之至神矣。知行內外四面擊射。總為至善二字。寫照所謂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也。至末段醒出至善字面。乃畫龍點睛法。



耳

淇澳兩節對仗工整圖說



養

淇澳兩節。文法參差。而對仗最爲工整。逼真兩扇體式。學所以爲知也。脩所以爲行也。恂慄在內者也。威儀在外者也。明德界內。確有此四項。賢者師道也。親者父道也。樂則教之事也。利則養之事也。新民界內。確有此四項。而總以使人不忘爲至善。民不能忘德。足以服之也。苟或大醇而小疵。詎能切理而厭心耶。沒世不忘。新足以被之也。苟非威正而無缺。詎能悠遠而無窮耶。然上節言德。便已拖到民上。則本字之義。寓矣。故以聽訟章繼之。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或問樂利之別。曰樂字比利字較



虛些。然兩其字皆確有實事。以周禮考之。何謂其利。如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又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以及山虞。令萬民時斫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凡此等皆是也。何謂其樂。如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曰媾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同衣服。又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五閭

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以及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媒氏掌萬民之判。令會男女。凡此等皆是也。依此類推。樂利之別。曉然矣。

聽訟使無訟分本末圖說

聽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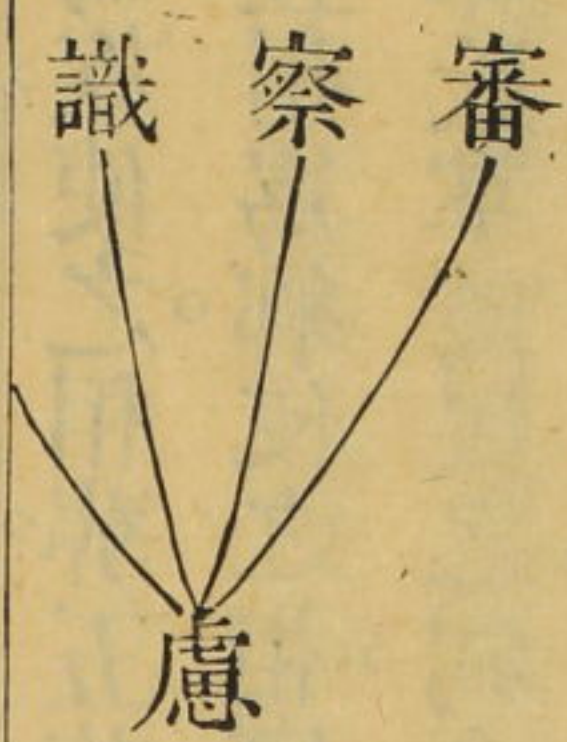
本末

使無訟

新民之事多矣。獨言聽訟者。作士有命。司寇分職。明罰勅法。象刑糾暴。其示民更新之意尤切。然爭端已起。乃從而



四書圖說  
 理之不過塞其流。以治其末耳。若使民無訟。則非明明德者不能。書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此予懷之明德。聲色不大。而虞芮質成。真覺小人不。敢履君子之庭也。是乃所以清其源而正其本也。此之不知。而徒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未幾而酷吏有傳矣。未幾而羅織有經矣。向德緩刑之論。蓋可忽乎哉。  
 誠意五傳註回顧聖經慮字圖說



度

定靜安慮。原為知止能得中間自然相因之妙。然定靜安。全不費事。而慮字最為吃緊。着力。聖人正指出此一字來。示人以由知求得之要訣也。朱子深會其意。而於誠意傳。註則曰。審其幾。正脩傳註則曰。密察。脩齊傳註則曰。加察。齊治傳註則曰。識其端。治平傳註則曰。度物。審察。識。度。皆慮也。足見血脉貫通處。

誠意慎獨偏全圖說

誠意

慎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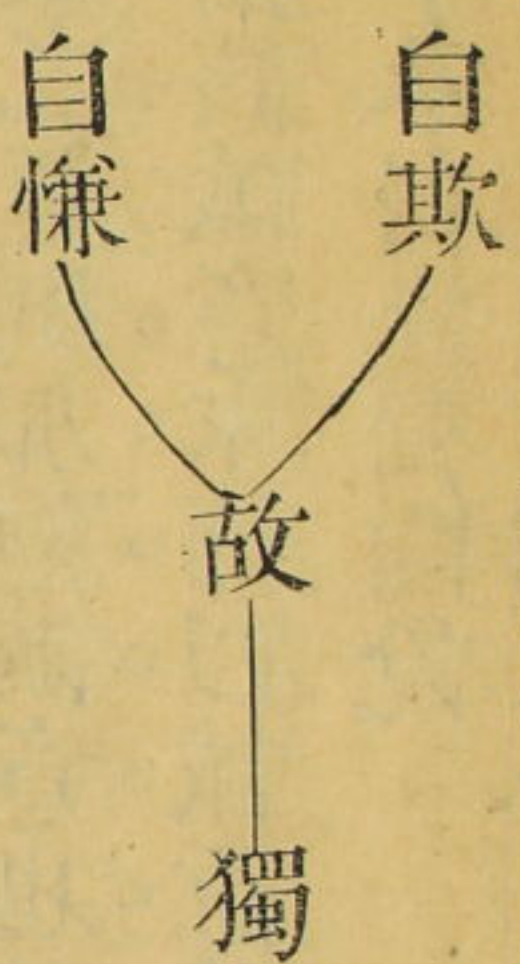
意雖訓心之所發。然自發於心。運於身。以及於家國天下。凡安排籌畫處。皆意也。獨知共知。皆在其中。朱子所謂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者是也。註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皆字。自統舉全體而言。慎獨。乃就全體中。抽出一偏端言之。故註云。蓋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玩有字者。字便見。還有共知一面矣。但慎於共知較易。慎於獨知更難耳。誠意慎獨分金結穴圖說。



慎獨即在誠意中。然意之與獨。誠之與慎。究不得混作一團。意發於心。措於身。而達於家國天下。直貫到底。而其初發處。為獨。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審幾則省察之事也。審其欺之幾。而戒欺以克治之。審其慊之幾。而求慊以擴充之。乃是誠意正位結穴處。而慎獨則下手先着分金法也。慎獨如曾子之三省。誠意如顏子之四勿。然四勿之健。以致決。必先明以察幾。慎獨也。而三省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誠意也。其實亦非有兩事矣。故次節以慎獨該誠意末節。以誠意該慎獨也。

故字承自起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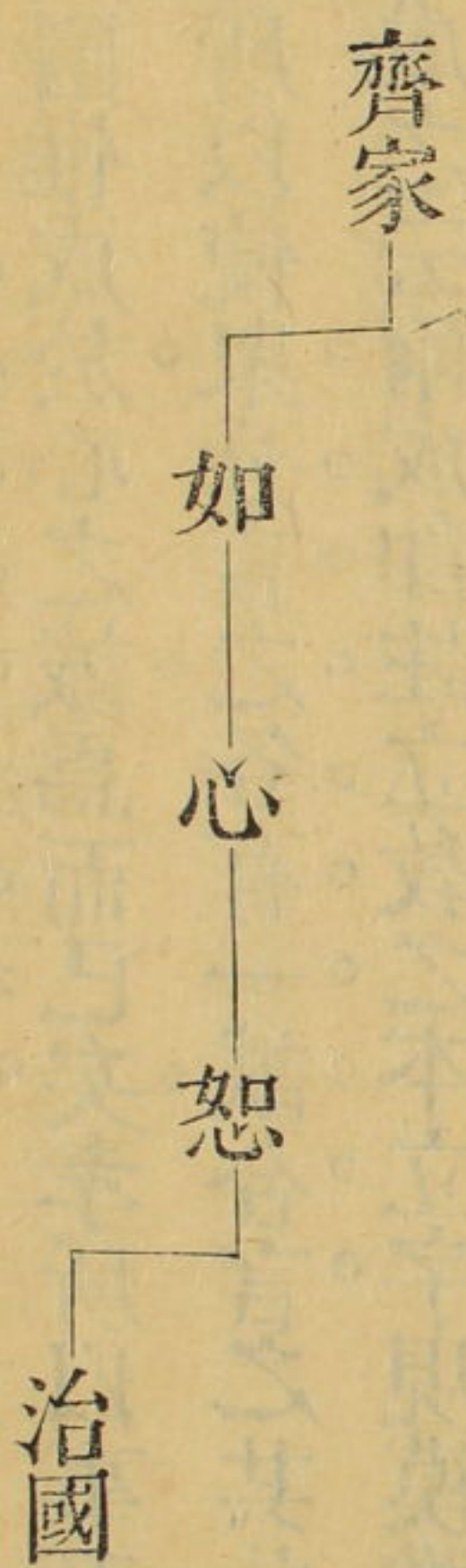




自以意言。獨以地言。獨字原當不得自字看。然故字命脉。却從上兩自字緊緊生出一獨字來。蓋戒自欺以求自慊。只是一個爲己之心耳。心乎爲己者。必不徒於人所共知處着力。而必於己所獨知處致謹也。註云。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旣不徇外。豈徒在外邊打點。旣不爲人。豈徒在人前獻功。有人見處。固要戒欺求慊。無人見處。豈遂苟且混過乎。如此想故字之神。自覺一氣呵成矣。

心有所忿懣四段。有所云者。事前之意。必事後之固我。皆是也。蓋未發之偏倚。無以爲天下之大本也。則不中之謂也。不得其正者。發而不中其節。無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不和之謂也。惟不中。惟不和。適莫之見存。自不能義之與比也。故中間着一則字。勿得混作一層。

齊治章如心爲恕圖說



齊家之與治國中間交接關通處。一恕字盡之。而恕字根



苗。却。從。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二。句。生。出。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惟。成。於。心。之。誠。焉。而。已。矣。孝。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慈。所。以。使。衆。分。言。之。各。有。一。誠。合。言。之。其。此。一。心。耳。然。但。曰。成。之。云。爾。成。卽。註。立。教。之。本。立。字。規。模。雖。立。未。及。推。行。康。誥。節。乃。欲。其。推。也。如。保。赤。子。亦。如。其。心。之。誠。而。已。事。上。使。下。而。不。能。必。中。君。長。衆。人。之。欲。者。只。爲。無。此。誠。求。之。心。耳。註。云。識。其。端。而。推。廣。之。正。識。誠。之。見。端。於。家。而。推。廣。此。心。於。國。耳。故。如。字。最。重。重。如。字。乃。見。推。字。意。而。恕。字。之。機。已。躍。然。矣。一。家。仁。四。句。家。齊。國。治。則。教。成。於。國。之。效。也。不。得。以。之。作。教。成。於。國。正。解。然。一。家。仁。讓。一。國。何。遽。與。仁。讓。

哉。此。中。尚。有。令。字。在。求。諸。人。非。諸。人。皆。是。也。然。必。有。諸。己。無。諸。己。者。先。可。以。教。家。然。後。推。之。以。教。國。所。謂。如。心。爲。恕。者。此。也。註。云。承。一。人。定。國。而。言。恕。字。正。在。一。人。之。下。國。字。之。上。所。以。爲。定。之。之。機。也。此。乃。正。言。治。國。先。齊。家。之。事。也。故。愚。斷。以。恕。字。爲。此。章。關。竅。不。得。錯。認。一。家。仁。四。句。單。主。觀。感。而。化。上。立。論。竟。忘。却。推。己。及。人。實。事。遂。將。如。保。如。字。滑。口。念。過。不。知。着。眼。也。

所謂平天下章炤註分段落圖說

絜矩

首二節註云此平天下之要道也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好惡

樂只三節註云言能絜矩又云若不能絜矩蓋以好惡而言其得失也



財貨先慎八節註云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用舍秦誓五節註云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生財生財五節註云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朱子總註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首二節。只言平天下在絜矩耳。樂只三

節。言絜矩在與民同好惡也。先慎八節。言絜矩在不專其利也。大意至此已畢。後秦誓五節。仍申言與民同好惡也。生財至末。仍申言不專其利也。試取而詳言之。有容之臣。民之所好也。媚嫉之臣。民之所惡也。能好人。能惡人。好民好。惡民惡也。仁人。民之父母也。好惡拂性。辟也。蓄必逮身。為天下僂也。忠信驕泰之得失。得眾得命。失眾失命之由也。大道生財。財散也。以財發身。民聚也。以身發財。財聚。民散也。好義終事。此有人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此有土。此有財。此有用也。孟獻子之言。即楚書舅犯之意也。以義為利。慎德也。以利為利。外本內末也。蓄害並至。悖入悖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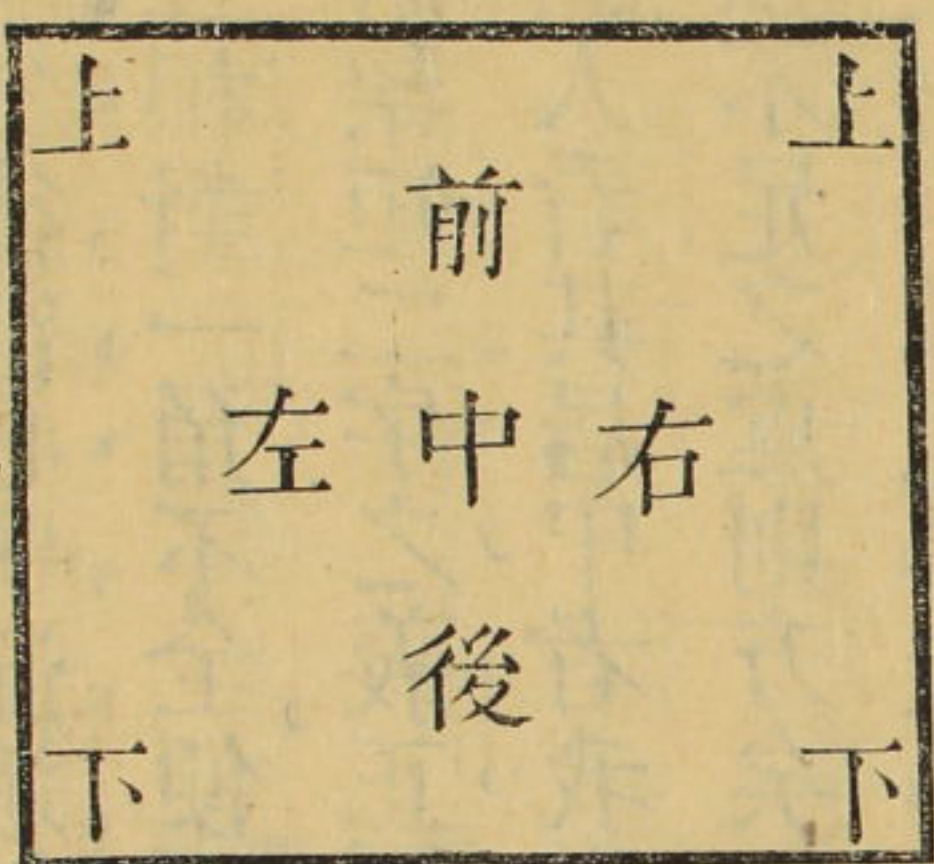
總以申上文意也。後兩段歸併前兩段。前兩段歸併首一段。五段可一貫也。觀註自明。何勞聚訟耶。故愚特標此圖。昭註分析段落。以醒後學心目。所以存朱子嫡脉也。

所謂平天下節尋龍恕字圖說

恕——是以——絜矩

上老老三句。雖就家齊國治上。指出一個同然之心來。為下文矩字作緣起。然其實三而字夾縫中。尚有識其端而推廣之一段道理。在因好為令。推己及人。所謂藏身之恕也。能於三而字中領會此意。則矩字動。并絜字亦動。道字亦動矣。是以二字。方可直接蓋絜矩之道。藏身之恕。一而

已矣。則治平之無二理可知。此之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至若為絜矩溯根源於格致誠正者。尚另是一段道理。卽下文先慎乎德者是也。非是以二字切脉。所惡於上節方正均平圖說



絜矩之與恕。無二理也。然朱子却謂絜矩是治國後節次。



成了方用得者。蓋恕以推己及人。而絜矩則盡乎人矣。矩字勿徒當心字混過。註云。矩所以爲方也。方字與平字針鋒相對。一角不全。便不方。一夫不獲。便不平。故所惡節覆解絜矩二字之義。正要畫出個方正均平景象來。當作七個人看。其居中者我也。上下前後左右間。丈量勻停。無有餘不足之處。則方矣。必如此而後爲平也。

人土財用尋龍得衆得國圖說

得衆  
┌ 有人  
└ 有土——有財——有用  
得國

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在慎好惡。而好惡之不慎。大抵動心於財貨耳。故又以財貨言之。而不專其利。正所以與民同好惡也。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蓋以慎德爲慎好惡之源也。又云。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以此尋龍。是故字自可直接。反是而外本內末。以專其利。卽好惡之辟也。財聚民散。則失衆矣。悖入悖出。則失國矣。惟命不于常。依然峻命不易之意也。引詩引書。并無二意。故註曰。申言之。又曰。丁寧反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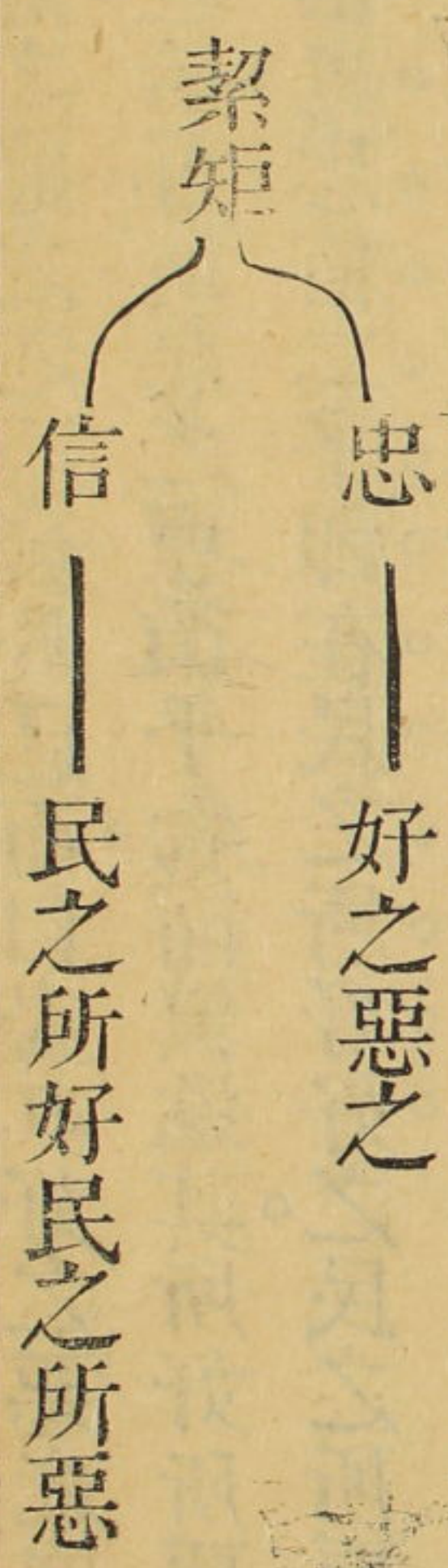
秦誓曰。五節。○矩者何。好惡而已矣。絜矩者何。好民好惡。民惡而已矣。民之所好。非一端。則好之者亦非一端。民之所



惡非一端。則惡之者亦非一端。好惡空說難明。又不能一臚列。故於好惡千條百緒中。抽出用舍一端。言之命過一等。知所愛惡而未盡愛惡之道。以為公非公之極。以為私亦非私之極。若仁人則公之極矣。能愛能惡。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為民父母者此也。仍然南山有臺之意也。此絜矩以為好惡。而得乎用舍之大道者也。好人惡。惡人好。則私之極矣。拂性蓄身。所謂辟則為天下。僂者此也。仍然節彼南山之意也。此不能絜矩以為好惡。而失乎用舍之大道者也。夫用舍不過好惡中一端耳。而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得失已彰彰。如是由是推之。能絜

矩者。好惡同民。則凡禮樂刑政。與人才之用舍。同為平天下之大道者。亦安往而不有得無失哉。不絜矩者。好惡多辟。則凡禮樂刑政。與人才之用舍。同為平天下之大道者。亦安往而不有失無得哉。故又推言大道以結之。大道自用舍人才而推之。凡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一部周禮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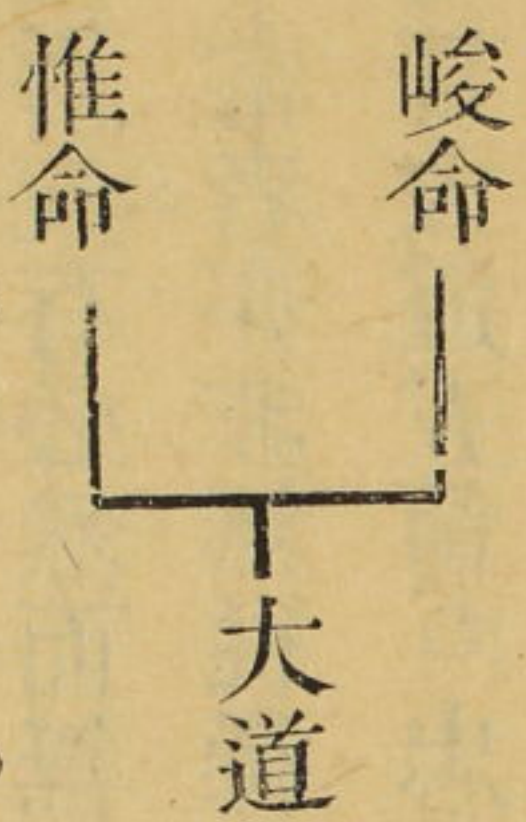
忠信即絜矩圖說





好之惡之之心發於己。而自盡其好之惡之之誠。所謂忠也。所好所惡之理。循乎物。而無違其所好所惡之公。所謂信也。忠信二字。卽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十二字中。着力重讀。好之惡之。便是忠。納民之所好所惡於一心也。着力重讀。民之所好。民之所惡。便是信。推己之好之惡之於萬姓也。忠卽誠求之心。信卽藏身之恕。是猶然絜矩而已矣。驕則不忠。曰吾豈肯下同於民耶。泰則不信。曰民焉得上例夫我耶。不屑俯就人的好惡去。故曰矜高。只是任着他的好惡去。故曰侈肆。此正辟焉而不能絜矩者也。

三言得失語益加切圖說



詩云峻命。書曰惟命。皆以氣數言也。氣數原於天。而天尤以理主宰乎。氣數之中。大道之得失。卽天理之存亡也。決天理存亡之幾。而天命之得失。更覺親切矣。

三言得失至此幾決圖說

不易——不常——必以  
引詩只重峻命不易句。上承不可不慎來。下趕先慎乎德。



四書圖說  
去慎之云者常存此不易之心也。後引康誥而申言之。惟其不常是以不易也。丁寧反復益深切矣。道善則得而得衆則得國在是矣。不善則失而失衆則失國在是矣。四則字活脫流轉殆所謂天難。斯者乎。然又恐人諉諸氣數之無憑而不知天理之有定也。故又以大道之所由得失者。決天理存亡之幾。着一必字。兩以字見其以此而得以彼而失有必然。而無疑者。則不易者。當思所以勉其難而不常者。亦非無從操其券也。

生財有大道五節。忠信卽好惡之絜矩也。驕泰卽好惡之不絜矩也。明明得失之幾決於此。而忠信者少。驕泰者多。大抵皆財貨累之耳。殊不知財不可聚而可生。生財自有大道。何必外本內末而行聚財悖入之小術哉。仁者則能絜矩以財發身。保有府庫。所謂慎德則有人。有土有財有用者此也。此猶是財貨能絜矩者之得也。不仁者不能絜矩。以身發財。所謂外本內末。民散悖出者此也。此猶是財貨不絜矩者之失也。故又引獻子之言。義利以結之。義利之辨得失之幾也。義卽爲利。猶之善以爲寶。仁親爲寶也。長國家節極言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以致丁寧之意。而使無以爲寶也。此命之所以不常。而康誥之所由兢兢也。



四書圖說大學章句終



